

會園茶

評劇



北京宝文堂書店

前 記

《花园会》是全部《回杯記》中的一段。故事源出于“醒世恒言”中“張廷秀逃命救父”。

王宪有二女，大姐許給赵昂，二姐許給張廷秀。赵昂与張廷秀同去赶考，行到中途，赵昂設計推張廷秀落水。王二姐日夜思念廷秀，甚至想要上吊。張廷秀落水后，遇救进京，赴考得中，做了八府巡按。他为了探听情况就扮做了乞丐，到花园来会王二姐，二人彼此說明了心迹。后来張廷秀終于申明了赵昂害人之罪。

《花园会》是由东北戏曲研究院戏曲学校教师李忠先生等整理的。

人 物

張廷秀 王 寄 王兰英

• 張廷秀上。

張廷秀 (唱) 乔装进了苏州城，

不由廷秀思前情；

苏州依然从前样，

廷秀如今受皇封。

苏州啊苏州，六年之前，我心中受屈有恨，双目含泪，离开于你，你只想我回来之时，定是八抬大轎，紗帽錦袍，不料想，我却是这襤褸的化儿模样。休怪呀休怪，我張廷秀只为来見二妹，探听仇人怎样待我举家，故而乔装进城来了！(四看) 聞听人报，今天乃是赵昂賊子夸官出任之日，王宪老儿寿誕之期，进得城来，果然是熱鬧非常。呀呸！俺張廷秀蒙圣恩，欽封八府巡按，奉旨查案，人馬來在苏州，我管叫你們乐得今日，哭不得明天！——啊呀且住，大街之上，人多口杂，又有王府的家丁人役，倘若被他們看破，定要加害于我。我乃只身入

城，若被他們拿住，將我害死，也無人知道呀！這……有了！我不免繞道而行，去到王府的後花園，設法與二妹蘭英見上一面，一來打聽出那趙昂與王寔待我舉家怎樣，二來也試探試探二妹的心腸。我就是這個主意！

喬裝了化兒乞丐進了城，
去會蘭英繞道而行。（下。）

王寄上。

王 寄 （開花園門，念）三春天氣好，為奴整天跑。——我，王寄，在王府為奴。今天乃是太老爺壽誕之日，又趕上趙姑老爺夸官出任。府內高搭彩棚，熱鬧喧嘩；親友們全都到齊，就缺我二姑夫張廷秀。想當初二姑夫待我不錯，我買了幾張燒紙，到後花園祭奠祭奠他。（燒紙）唉，二姑夫啊！你要是真死在了南京，山高路遠，我這點心思你也領不着啊！但願你死的近一點，領着我這點心思吧！

張廷秀上。

張廷秀 是何人在此燒吊？哦，原來是王寄。當初我主仆二人甚是相投，諒他不能加害於我。這不是王寄么？

王 寄 哈哈，打哪來的要飯化子，敢管我叫聲王寄？

張廷秀 王寄，你連我怎也不認識了么？

王 寄 哈，他倒會巴結我呀！我可不是傻瓜。——我早就認識你，你是那偷小雞的王老二。

張廷秀 我不是王老二，我是你二姑夫張廷秀還家來了。

王 寄 打鬼！打鬼！二姑夫我燒吊可是一片好心，你可別吓唬我。

張廷秀 哎，你怎么打起鬼來了？我不是鬼呀！

王 寄 你不是鬼？趙姑老爺說你死在南京，你怎么不是鬼？

張廷秀 那是仇人咒罵于我，我并未曾死。

王 寄 你真是二姑夫回來了？

張廷秀 我真的回來了。

王 寄 二姑夫你是多咱回來的？

張廷秀 我早就到了。

王 寄 你为什么不到前庭呀？

張廷秀 我身上衣服襤褸，怎敢去見你家太老爺！因此來在后花園門外，心想与你二姑相見一面，說上几句知心話兒，我也就走了。

王 寄 唉，我二姑想你想的茶飯不進，天天見瘦，兩眼都哭紅啦！

張廷秀 你就該引我夫妻見面才是。

王 寄 你又怕見着太老爺；是呀，碰見太老爺，也沒有你的好，啊！这可怎么办呢？

張廷秀 你就該想個主意呀！

王 寄 这么着吧，你隨我進到花園，在花亭之上等着；我上樓去請二姑前來，你看好不好？

張廷秀 好好！——慢着，王寄！方才你在此与哪个燒吊啊？

王 寄 我說了二姑夫不要生氣。

張廷秀 我焉能生你的氣。

王 寄 都說你死在南京，我在这給二姑夫燒張紙！

張廷秀 是真的嗎？

王 寄 是……是真的。

張廷秀 若是說謊，我可生氣了！

王 寄 王寄不……不敢說謊。

張廷秀 果然如此，我多謝你了。

王 寄 (背語)呀，又把我吓了一跳！——隨我進來吧。

(進花園到花亭。)

張廷秀 你要快些回來呀！

王 寄 是啦，你等着吧！

張廷秀下。

王 寄 我二姑夫真回來了，快給我二姑送信去。(唱)

小王寄不消停，

迈开兩腿快如風。

道旁花開草又綠，

飛起一只大蜻蜓；

人若問我為什麼跑，

王寄要抓大蜻蜓。

來在綉樓止住步，

不由我心中暗叮嚀。

这么大的喜事，我可不能一下就告訴她呀！(喊)春紅姐，春紅姐！——春紅也不在。(打定主意)嗯——待

我上楼。(上楼)有请二姑。

王兰英上。

王兰英 (念)忽听王寄请，上前问分明。——何事？

王 寄 王寄与二姑叩喜。

王兰英 我愁有千万，喜从何来？

王 寄 太老爷寿诞之日，不是一喜吗？

王兰英 你家太老爷寿诞之日，年年如此，算不得一喜。

王 寄 (背語)太老爷寿诞之日，不算一喜？对，算他
媽的丧事！(想)王寄再与二姑叩喜。

王兰英 我又喜从何来呢？

王 寄 赵姑老爷夸官出任，不是你的喜吗？

王兰英 呀！我与贼子赵昂，仇深似海，他夸他的狗
头官，他上他的断头任，与我何干？平日我见你聪
明伶俐，待你不薄，今日竟敢大胆放肆。还不与我
退下！

王 寄 (背語)是啊，他夸他的狗头官，他上他的断头
任，与我有什么相干？唉，小王寄，小王寄，我知
道你今天就要碰釘子嘛！待我告诉她吧。——三次
与二姑叩喜！

王兰英 三番两次，难道是戏耍我不成么？

王 寄 小王寄怎敢戏耍二姑！

王兰英 到底何事，快些讲来。

王 寄 你今天也想我二姑夫張廷秀，明天也想我二姑
夫張廷秀，我二姑夫他可回来了！

王兰英 王寄，你怎么说起胡话来了？

王 寄 不敢不敢，都是实话。

王兰英 人都说你二姑夫命丧南京，人死焉有复生之理。

王 寄 那是赵昂咒骂于他，我二姑夫没死，他当真的回来了。

王兰英 怎么，他当真的回来了？

王 寄 当真回来了。

王兰英 是你二姑夫张廷秀回来了？

王 寄 是我二姑夫张廷秀他回来了。

王兰英 他现在何处？

王 寄 现在后花园等着呢。

王兰英 你就该引我前去。

王 寄 二姑，随我来！

王兰英 (唱)小王寄一声禀，
花开草绿刮春风。
喜鹊一对枝头叫，
燕儿一对飞当空！

王 寄 二姑，咱们走小道吧，免得被人看见了不方便。

王兰英 (唱)聪明伶俐小王寄，
找条近路奔花亭。

王 寄 二姑，这儿树多草乱，枝枝桠桠的，您又不常来，可要小心点走啊！

王兰英 (唱)手攀树枝往前走，
跟随王寄奔花亭。

从前也曾花园进，
满目凄凉泪飘零；
今日又把花园进，
只见蝶飞花儿红。

王 寄 二姑，前面就是花亭，您自己去吧！

王兰英 你呢？

王 寄 我就在这望着点，人来了，我好让你们知道。

王兰英 小王寄，你倒是个仔细的人呀！

王 寄 二姑夸奖啦！

王兰英 多谢你了！

王寄下。

王兰英 (唱)王寄躲在假山后，
我心慌意乱往前走；
来在对月伤心处。

廷秀，二哥哥！

张廷秀上。

王兰英 (唱)化儿乞丐面前迎。

张廷秀 来的不是二妹么？

王兰英 哪里来的化儿乞丐，敢管我叫声二妹，还不与

我快快走去！不然，我就叫来人役……

张廷秀 且慢！二妹，你连我也不认识了么？

王兰英 你这个化儿乞丐，还敢多嘴！

张廷秀 我并非化儿乞丐——我是你二哥张廷秀还家来了。

王兰英 怎么，你是張廷秀？

張廷秀 我就是你二哥張廷秀。

王兰英 哦，你是……二哥还家来了？

張廷秀 正是。

王兰英 你是……不象了！

張廷秀 怎么不象了？

王兰英 想我那二哥哥赶考之时，本是一个白面書生；

象你这样面黃肌瘦，岂能是我二哥張廷秀！

張廷秀 唉！二哥南京赶考，被赵昂所害，因而落到这
般光景。

王兰英 你是二哥哥？你且在那边站上一站，我在这边
看上一看。

張廷秀 好一个仔細的二妹，是你看来。看前，看后，
看左，看右。

王兰英 我还要盘問盘問。若是說得字字相投，我便将
你認下；若有一字講錯，定将你送至当官問罪。

張廷秀 怎么要盘問？好，你就問来。

王兰英 家住哪里，当初怎样来在我府？

張廷秀 二妹听了！（唱）

我家住江西薛城县，

張全便是我父名；

我母本是刘家女，

生我廷秀、文秀二弟兄。

只因那年遭荒旱，

一家逃难往外行，
逃荒路上飢餓難忍，
將二弟賣與他人做螟蛉。
千辛萬苦爬山涉水，
來到這座蘇州城。

王蘭英 來在蘇州，投奔何人？

張廷秀 二妹呀！（唱）

來在蘇州無處投奔，
關王廟里把身容。
鑄齒斧鋸門外挂，
專給人家做木工。
清晨摸黑去把工做，
夜晚做到滿天星。
掙來工錢不夠用，
受人欺負不敢出聲。
關王廟里西風緊，
異鄉做客似飄萍。

王蘭英 後來怎樣呢？

張廷秀 （唱）那日來了人一個，
他說王府招木工，
他就是你的叔父王三老；
從此來到王府中。

王蘭英 來在王府便又怎樣？

張廷秀 （背語）她問的好緊哪！想俺張廷秀，蒙聖恩欽

封八府巡按，来在苏州，尚未审过一个案件，怎么倒被别人审起来了！

王兰英 你为何不往下讲？想必是冒名而来！人来……

（欲叫。）

张廷秀 哎呀！（拦住）你莫要喊哪！只因我想起往事，心中酸痛，故而停顿。

王兰英 我要你往下讲来。

张廷秀 听了！（唱）

来在你府把木工做；

二哥我梅花篆字刻得精。

你三叔王三老，

他说廷秀我聪明。

三老去对你父讲，

你父闻听喜在心中。

你父听了三叔话，

把我收下做螟蛉。

从那日不叫我把木工做，

请了先生把书攻。

王兰英 读书之时，就你一人么？

张廷秀 是两个人哪！（唱）

赵昂为大我为二，

我们本是干弟兄。

赵昂心多我心少，

只有一心把书攻。

四書五經全念會，
你父說我大有前程；
才將二妹許配我，
三叔為媒把親成。
趙昂賊子心不正，
心想害我趕出門庭。
在你父面前是非弄，
他說我不懂禮義又無能；
又說我出身貧賤行不正，
言過其實不老誠。
你父听了趙昂話，
對我廷秀把二心生。

王蘭英 你快把趕考之事說與我听。
張廷秀 (唱) 趕考時是我們弟兄一對，
你父却有两樣心情。
對趙昂問長又問短，
還說道中與不中早回程。
對我廷秀也有話，
他說道王府不能招白丁；
若是得中早回轉，
若是不中莫回程。
我母痛哭父也落淚，
一家三口難舍難行。
那時二妹知道了，

隔着竹帘与我餞行。
一顆心儿粉粉碎，
又被二妹巧手縫。
三杯水酒你把我贈，
一只玉杯做証凭。
杯内有对鴛鴦鳥，
二哥揣杯緊貼胸。
异乡飄流六年整，
此杯未离我的胸。
今日花园得相見，
玉杯能証夫妻情。(示玉杯。)

王兰英 (接杯，唱)

玉杯回到故人手，
匆匆过去整六冬。

二哥哥，夫啊！

怎样过了这六年整，
快对二妹說分明。

張廷秀 (唱)赶考时，二哥要从旱路走，

赵昂要打水路行。

二人同把船来上，
船到江心得順风。

赵昂把我推到江心内！

王兰英 你怎得活命呀？

張廷秀 (唱)多亏一个老漁翁，

漁翁救了我的命，
用船將我送到南京。

王蘭英 到南京你又怎樣？

張廷秀 這……

王 寄 (急上)二姑，二姑夫，快，快……

王蘭英 何事這樣惊慌？

王 寄 王寄在樹蔭之下，遠遠聽見有人說話，定是有
人向花園里來。噫，听聲音好象是趙姑老爺！

張廷秀 這，這便怎么處啊？哪里躲藏才好？

王 寄 哎呀，來啦！快，快！

王蘭英 二哥，隨我暫到花椒樹后。

王蘭英、張廷秀下。

王 寄 (掩蓋惊慌地)哦，噫……(咳嗽。)

張廷秀 (上)你不要出聲啊！

王 寄 (手式)來啦……

張廷秀下。

王 寄 (傾听)怎么？好象是在花園牆外？……莫不是
大街上行路之人在說話嗎？咳！王寄呀王寄，人家
都說你年紀小不會辦事，你還……你真是太不會辦
事啦！二姑、二姑夫，沒事啦！

王蘭英、張廷秀上。

王蘭英 怎么样了？

王 寄 不是趙姑老爺，……是花園牆外，大街上的一
伙行路人，說說道道地走过去了。

張廷秀 (背語)倒吓了我一身冷汗哪!

王兰英 王寄,你冒冒失失,忒不会办事了!

張廷秀 是啊,你忒不会办事了!

王 寄 (生气,背語)我冒冒失失还不是为了你們呀!
倒对我发起脾气来啦!

王兰英 王寄,你生气了么?

張廷秀 啊王寄,不要生气,二姑夫不过是隨便說了一句話兒。

王 寄 王寄不敢生二姑夫的气。

王兰英 王寄不要生气,二姑我与你賠礼了。

王 寄 哎呀,小王寄不敢。二姑,王寄一定小心。
(欲走。)

張廷秀 王寄慢走,你可願設法打听一下,王府之中有何动静?

王 寄 二姑夫放心,王寄这回……准能办好。——只是二姑夫要早点离开此地才好。

張廷秀 我知道了。

王 寄 王寄去了。(下。)

王兰英 二哥,王寄已去,你倒与二妹說呀!

張廷秀 二妹呀!(唱)

二哥南京身得重……

王兰英 二哥哥,你得中了状元不成?

張廷秀 (接唱)我得了重病啊!

張廷秀、王兰英对哭。

張廷秀 (唱)一病病了三月零。

万般出在无計奈，
化子堆里拜弟兄。
有名的化子三百六，
无名的化子数不清。
头名化子叫海瑞，
他的名字海剛峰。
二名化子叫邵普，
他的名字叫会卿。
丁郎、敢郎亲哥俩，
李福、李贵二弟兄。
大家赴了化子会，
午朝門外打严嵩。
自从打了严閻老，
当今万岁恼心中，
将我們一个一个上了綁，
打入八抬小木籠。
发配的南一个来北一个，
西的西来东的东。
二哥发配来在此，
才与二妹重相逢。

二妹，不知你怎样过去这六年的日月啊？

王兰英 二哥哥，夫啊……(唱)

自从二哥赶考后，